

时光

## 镜框里的父亲

□曹秀宏(宁夏盐池)

我两岁时,父亲就去世了,留在记忆里的父亲就是挂在墙上镜框里的一张黑白相片。

镜框里的相片上,父亲穿着一身黑黑的棉裤棉袄,直直地站着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家里虽然没父亲,但又无时无刻不充斥着父亲的影子,每天一进门,先抬头看一眼父亲的像;母亲每天对着相片长长的叹息声,和着的自言自语,“你爹要是活着,就好了……”

每天晚上姐妹几人和母亲躺在炕上后,母亲就开始了以“你爹活着时”为开头的父亲故事,我在母亲的故事中认识了父亲。

他干活一点儿也不惜力,一夜就打好了一口盛粮食的土窖。一个人到离家一百多里远的矿山拉煤,遇上暴雨,毛驴被雨淋得死活不走时,他硬是将装满一车煤的架子车从泥泞的小路上拖了回来,以致落下了风湿性心脏病。生病后,竟吝惜不愿花钱买药,身体硬扛。

但不论母亲怎样讲,父亲却一点儿也不亲近。只是几个故事中的主人公,读不懂母亲那长长的叹息声,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爱讲父亲的故事。

家里又缺粮食了,母亲拿出库房里的几条羊毛毡,在太阳底下晒了又晒,准备拉上到西面子(吴忠一带)换粮食,絮絮叨叨地说:“要不

是你爹留下这些东西,日子可怎么过呀!”记忆中的库房里,墙上担着一个长长的架子,架子上摆着一卷一卷的羊毛毡,一摞一摞的老羊皮袄,库房的地上还放着一溜的羊毛毡靴子,每到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时,母亲就会取出几件换回些粮食,日子又继续下去。记得当时还傻傻地问母亲:“爹怎么知道我们没粮吃了?”母亲是怎么回答的已记不清了,但又伴随着长长的叹息声。

没有父亲的童年,我依旧像所有的孩子一样,无所忧虑,不觉得比别人缺什么,只是母亲比别的同龄女人更显得苍老。父亲就在母亲的叹息声中,又慢慢地淡忘了。

长大成人后,父亲的影子又渐渐清晰起来,母亲讲的父亲故事又浮现出来:我家全是女孩,父亲盼儿子,哥哥被他的亲生父母遗弃,是父亲抱回家,当亲儿子悉心抚养。

两岁后便没有享受过父爱的我,有了孩子后,从丈夫对儿子的举动和眼神中,竟产生了嫉妒和羡慕。儿子爬到丈夫肩头嬉戏,丈夫对儿子耐心呵护,这一切常常使我产生对父爱的渴望。

渐渐的,我读懂了母亲的叹息——你爹要是活着……渐渐的,镜框里的父亲变得亲近了……



远眺。摄影 刘威

微生活

## 空调外机上的邻居

□袁成(陕西宝鸡)

公司空调外机上不知何时筑起了一个鸟巢。起初谁也没注意,直到某个午后,一只麻雀衔着草茎从窗前掠过,才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。

那是个简陋的窝,用枯草和细枝搭成,歪歪斜斜地卡在空调外机和墙壁的夹缝里。三只雏鸟探头探脑,黄嘴丫子张得老大。它们的父母轮流飞来,嘴里总是叼着虫子或是别的什么吃食。

行政部很快贴出通知:因特殊原因,空调制冷时段调整为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。这显然是为了避开早晚鸟类活动频繁的时间。没有人提出异议,连平时最怕热的胖会计也摇着扇子默许了这件事。

IT部的小张偷偷在窗边装了个摄像头,连着公司的内网。于是,午休时分,常有同事端着饭盒围在电脑前,看那一家五口的直播。麻雀父母羽毛蓬松,眼神警觉,雏鸟们则永远饥肠辘辘。它们对咫尺之遥的空调轰鸣习以为常,仿佛那不过是另一种自然声响。

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,老家屋檐下的燕子。每年春天它们准时归来,修补旧巢,生儿育女。大人们不许孩子捅燕子窝,说会瞎眼睛。这当然是唬人的,但确实让一代代人学会了与这些空中邻居和平共处。

城市在长高,水泥森林里能留给野生动物的缝隙越来越少。我们习惯了隔着玻璃、屏幕观察自然,仿佛那是什么遥远的事物。而此刻,这几只麻雀却如此真实地楔入了我们的日常。

此处空调外机和墙壁的夹缝,是个有趣的选址。对鸟来说可算是理想的公寓吧。它们不在乎这铁盒子为何嗡嗡作响,也不关心里面流动的是哪种制冷剂。这是它们的生存智慧——在人类文明的机械丛林中寻找栖身之所。

有同事担心幼鸟会掉下来,在窗台下放了纸箱垫着;保洁阿姨打扫时,会特意避开那个角落;这些细小的体贴,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不成文的契约。

雏鸟渐渐长出羽毛,开始扑棱翅膀。某个清晨,它们终于跟着父母飞走了,只留下一个空巢。行政部撕掉了那张通知,空调恢复了正常使用时间。小张拆掉了摄像头,大家也重新埋头于各自的工作。一切如常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但我知道,当明年春天来临,会有眼睛不时瞟向那个角落。

随笔

## 有梦处,自有繁花绽放

□吴建(江苏如皋)

四十余年前,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,刚刚从繁重的高考学习中解脱出来,在江南小城的石板路上踢踏着脚步,自以为踩住了时代的尾巴。如今想来,竟是将大把的青春当作铜钱般掷出,听它在青石板上叮当作响,便觉得是极好的音乐了。

那时的天空似乎格外高远,云也走得慢些。我们三五成群,在城西的老茶馆里泡着,一壶劣茶能消磨整个下午。阿强总爱把腿架在条凳上,谈着他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想——去新疆摘棉花,或者到东北当伐木工人。烟雾缭绕中,他的眼睛亮得吓人,仿佛真看见了天山的雪和兴安岭的林海。

“你们这些没出息的,就知道窝在这小城里发霉!”他常常这样嘲笑我们,而我们就笑他痴人说梦。谁知道呢,第二年开春,他竟真的走了,只留下一张字条:“去寻我的天山雪。”后来听说他在乌鲁木齐当了汽车修理工,娶了个维吾尔族姑娘,此后再没回来过。我想,他大约是真的找到了他的雪吧。

夏日的午后,我们惯常去城外的河里游泳。河水浑浊,夹带着上游造纸厂的怪味,可我们照样扑腾得欢。大李的水性最好,能一个猛子扎下去,半天不见人影,等我们慌了神,他才从老远的水面冒出来,手里举着不知从哪里摸来的破碗烂铁,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。他总说:“这河底下有好东西。”我们笑他财迷心窍,他却认真得很,日复一日地潜下去摸索。直到有一天发大水,他被卷进了漩涡,再也未能上来。后来清理遗物时,发现他床底下真藏

着几枚锈蚀的袁大头,不知是何时何地寻得的。

秋深时,我们喜欢爬到城墙上去。那城墙早已残破,长满了野草和小树。小丽会带一把破旧的口琴,吹些不成调的曲子。她是个安静的女孩,总爱望着远方出神。问她看什么,她便笑笑:“看将来的日子呀。”我们都以为她会早早嫁人,谁知她竟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。临走那天,也是在这城墙上,她对我们说:“我要当老师,教孩子们认字算数,让他们将来有出息。”后来听说她在山区教书。

那时冬日里最热闹的去处是文化站的阅览室。说是阅览室,其实不过两间平房,堆着些过期的报纸杂志。我们却如获至宝,争相传阅。赵达最是奇特,他专挑《人民画报》上的拖拉机照片看,看得眼睛发直。后来他果然去学了农机修理,在拖拉机站干了半辈子。改革开放后,他自己开了修理铺,如今已是城里最大的农机经销商。有次酒酣耳热之际,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老哥,当年他们笑我土,就知道看拖拉机,可你看看,拖拉机养活了我一辈子!”

至于我,那时节正做着文学梦,偷偷地写些不成样子的诗,藏在枕头底下。有一回被母亲发现,以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,差点撕了。后来我复读两年考上了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分到县文化馆工作。每当我翻开那些泛黄的旧作,总觉得现在的文字再精巧,也不及当年那些笨拙的句子来得真诚。

有梦处,自有繁花绽放。